



JUN QING

WEN JI

过去更耀眼。那抑未被神秘而又拂拭了

峻青文集

这，既是复活者的悲哀也是“复活者”

第二卷

运。这幸运是令人艳羡的。为此，我郑重

的声明：为他举行“活作告别”。以奉献的

“逢知惊曠度，

“越世如秋”

峻青文集

第二卷



短篇小说
中篇小说
电影文学剧本



河北教育出版社

目 录

短篇小说

- 春雷····· (3)
- 云压金陵闻惊雷····· (34)
- 长篇小说《决战》第一部的一章
- 血仇····· (78)
- 中篇《大王岭》中之一节
- 等待····· (92)
- 在云涛中····· (104)
- 王老师傅····· (143)
- 焦裕禄和王连川····· (153)

中篇小说

- 神秘失踪之后····· (195)

电影文学剧本

- 黎明的河边····· (315)
- 党员登记表····· (387)
- 军代表····· (549)
- 桃花岛····· (655)
- 云霓曲····· (727)



短篇小说

春 雷

我们的日本朋友山本清川终于接受了我们的建议，到从化温泉来了。

岭南春早。

前几天，当我们离开北京飞往南方的时候，首都上空还飘着霏霏的细雪，长安街旁和颐和园里的那些柳梢儿上，都还是光秃秃地难得看到一点点绿意；可这里，却完全是一个万紫千红、绚烂似锦的世界。你瞧，到处都是苍翠葱笼的树木，到处都是五彩缤纷的花卉，仿佛，宇宙间所有美丽的色彩全都集中在这儿了。那广东所特有的高大的红棉树笔直的躯干，高高地挺出于众树之上，开着一朵朵像碗口那么大的娇艳欲滴的红花，远远望去，宛如一片烈火，燃烧在碧蓝的晴空。而紫荆花，却有着各种各样的色彩；紫红色的显得特别热烈，粉红色的显得分外娇艳，白色的像雪一样的皎洁。还有那淡紫色的藤萝花，金黄色的凌霄花，火红的杜鹃花，都开得满山遍野，充谷盈川。著名的从化荔枝，现在也正是开花的时候，一簇簇米黄色的细小的花朵，藏在那茂密得像一团团绿云似的枝叶里，散发出浓郁的带有一股甜丝丝味道的醉人的幽香。

啊！好一个风光倚丽鸟语花香的从化温泉，它以那幽美迷人的无边春色，来迎接我们这位来自远方的日本朋友。

我们决定在这儿好好地休整几天，洗涤一下多日来的紧张

和疲劳。老实说，这些日子也实在是够紧张的了，而尤其是山本，他从离开日本到现在，已经三个多月了，在这三个多月当中，他一直是在异常紧张的工作中。特别是在越南的那些日子里，那简直是在进行战斗。我敬佩他那惊人的精力和旺盛的革命热情，同时也在为他的健康而担忧。这担忧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我注意到，这几天，他的身体很不好。

说起来，和山本清川的相识，只不过是最近一个多月的事情。然而，我对他的尊敬和友谊，却远远地超过了这短促的时间。这原是不足为奇的。友谊这东西，看来十分微妙却又十分简单。它的建立和发展，并不完全决定于时间的长短。不是吗？在国际之间友好往来的活动中，尽管人们的语言不同，国籍迥异，但是当他们一经接触，很快地就会结下深厚的友谊。这种超越了时间、国界而把人们联系起来的东西不是别的，那就是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感情，共同的奋斗目标。

我和山本的友谊也正是这样开始的。

山本清川是日本一位很有成就的革命作家，他的作品，在国内有着相当广泛的影响。我曾读过他的作品，也知道这个名字。但是对他的经历和生平，知道的还很少。

今年二月，我接到一个任务：接待一位将要到中国来访问的日本作家，这位作家就是山本清川。他那时正在越南民主共和国访问，预计到北京的时间是二月九日。因此，我在二月七日就由上海乘飞机赶到了北京，准备在北京迎接他；可是，当我到了北京以后，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我们接到了越南驻华使馆的紧急通知，山本来京的时间推迟了。至于为什么推迟和推迟到什么时候？都没有宣布。

我猜想：一定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果然，傍晚，首都的街上突然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喊声。

潮水般的队伍和一队队武装整齐的首都民兵师，高喊着“打倒美帝国主义”的口号，走过了东交民巷，涌上了天安门广场。我打开了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正以愤怒的声音，广播一则来自河内的消息：美帝国主义的飞机，轰炸了越南北方的领土，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了新的战争挑衅。

那天夜里，我很久都没有睡着，听着那一群群示威队伍走过门前的愤怒、有力的脚步声，听着那像狂涛巨浪般的口号声，我的心里充满了激动。

半夜里，房间里的电话铃响了，消息传来：我们的日本朋友山本清川到遭受美军轰炸的地区去了。原来，七号下午，美帝国主义的飞机轰炸越南北方的消息传出时，正在整理行装准备动身前来中国的山本非常愤怒。他立刻改变了来中国的时间，要求到遭受轰炸的地区去采访。人们劝他不要去，因为帝国主义的野蛮轰炸还在进行，到那里去有危险。但是，就在那天晚上，他坚决地乘上了一部吉普车，连夜赶往那还在冒着浓烟、响着炸弹爆炸声的洞海地区去了。

——这就是山本推迟了来北京的原因。

这消息，使我又激动，又敬佩。

我站在窗前，望着那被辉煌的灯火映红了的首都的夜空，听着那最后一批游行队伍走过广场的愤怒的喊声，我仿佛看到了：在那美帝国主义轰炸机的呼啸声中，在炸弹爆炸的浓烟烈火里，一个勇敢的日本朋友，正在和英勇的越南人民一起战斗的身影……

蓦地，山本清川这个十分陌生的名字，一下子就使我感到非常熟悉，非常亲切起来了。

一个星期以后，山本终于来到了北京。

那一天，天气很冷。飞机场刮着刺骨的寒风。

在寒风的呼啸声中，一架来自河内的银灰色巨型客机，在机场的跑道上着陆了。舱门开处，一个穿灰黑色西装的日本人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他大约五十多岁，身材瘦小而结实，脸上含着淳朴热情的微笑，在向着我们频频地招手。

这就是山本清川。

我们兴奋地迎了上去。山本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热情的不得了，像见了多年的老朋友似的。他为我们在这寒冷的天气里到机场来接他表示不安，并且为他推迟了来京的时间表示歉意。他话语不多，却很诚恳、谦虚。当时他给我的印象和在首都人民示威游行的那天晚上我想像的差不多：坚实、干练，充满了革命的朝气。

机场上风很大，他的衣服穿的很单薄。我担心他抵御不住这北方的寒冷。可是，他的鼻尖却在冒着汗珠呢。原来，他提着一只很大的灰黑色的旅行皮箱。看样子，那箱子很重，他提着很吃力，我不禁暗暗地纳闷：这么重的箱子，为什么不交给机上托运，而要亲自提着呢？可他不仅亲自提着，而且还一直把它送到了汽车后舱，眼看着司机同志关上了舱盖，才放心地上了汽车。

汽车离开了机场，顺着去市内的柏油马路飞快地向前奔驰。在车上，山本把一枚越南劳动党成立三十五周年的纪念章，给我戴到了衣襟上面。一面兴奋地说：

“喏，这是越南劳动党送给我的。现在，我转送给你。啊，越南人民，真是英雄的民族，他们打得好极了。好极了！”接

着，他就滔滔不绝地向我讲起越南的情况来了。他谈到了美帝国主义的野蛮轰炸，谈到了越南人民的英勇斗争，谈到了洞海、永灵地区的大捷，也谈到了西贡卖国政府和美伪的狼狽、混乱……他是那么兴奋，那么热烈，那么激动，一双拳头不断地挥舞着，全身都充满了力量，充满了火辣辣的感情，充满了对英雄的越南人民的无比尊敬和对美帝国主义的无比憎恨。仿佛此刻他仍然浸沉在那洞海、永灵紧张的战斗中……

最后，他告诉了一个关于国际监察委员会的丑闻：当美帝国主义的炸弹在洞海地区爆炸的时候，这个国际监察委员会中的印度和加拿大的代表，却硬是不肯承认美帝国主义已经侵犯了越南北方的这一事实。以后，就要他们到被轰炸地区去实地调查。可是，他们到了那里，一听见美国飞机的声音，都吓得双手抱着头，连滚带爬地钻进了防空洞里，看也不敢向外面看。直到美国飞机飞走以后，他们才战战兢兢地爬了出来。可是当人们把那遍地瓦砾和那还在冒着烟火的房屋指给他们看的时候，他们却厚颜无耻地说：

“遭到了轰炸是事实，可是究竟是哪一个国家轰炸的，那还很难说，因为我们没有看见。”

“可耻，简直是可耻！”山本气愤地说。“这批家伙，竟然无耻到这种地步，连美帝国主义自己都不回避这件事，他们却替它辩护。简直无耻到极点！”

山本激动得脸都红了，他曾亲眼看到这件事情，他气得不行。我们也全都感到非常气愤。

说话之间，我们已经来到旅馆的门前。

汽车刚一停下，山本就从车上跳了下来，又亲自到车子后面，去提那支灰黑色的旅行箱。我告诉他，服务员会给他送到

房间里去的。

“还是我自己来吧。”他一面说着，一面把那箱子提了起来。我走过去帮忙，发现那箱子重得出奇，简直像个铁墩子似的，两个人抬都感到有些吃力。我不禁又纳闷起来，这箱子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这么沉重，又这么宝贵？是珠宝，还是金银？

山本看出了我吃力和诧异的样子，微微一笑，说：

“怎么样，很重吧？你一定猜不到这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把他送到房间里以后，我正要告辞出来，他却一把拉住了我，说：

“来，你暂且别走。我要请你看一些东西。”

他一面说着，一面把那只灰黑色的旅行箱打了开来。

我简直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了：箱子里装的净是一些黑黝黝的钢铁碎片和一些亮晶晶的炮弹的弹壳。难怪它那么沉重哩。但是，我一时还是没有弄清，他保存这个是为了什么。

“你再仔细看看，这些都是什么！”山本的脸色严肃起来了。他拿起了一块碎弹片，指着上面的英文字说。“你看，U·S·A，美帝国主义的炸弹片。你再看看这个，又是U·S·A，美帝国主义的炮弹壳。还有，这个，U·S·A，美帝国主义的飞机残骸碎片……这些东西，我要把它全都带回日本去，让日本人民看一看。当然，对于这些东西，日本人民并不是怎么陌生的。多少年来，他们经常看到美国的炮弹在他们祖国的土地上爆炸，美国的飞机在他们祖国的天空中飞行。而我带这些东西回去的目的，也不只是向日本人民证明，美帝国主义在越南犯下了什么样的滔天罪行。而更重要的，”他指着那块飞机残骸的碎片，用沉重有力的语调，一字一句地说：“是要日本人民看一看，这些平日在我们国土上耀武扬威的占领者，这些在世界许多地方肆

意横行的强盗，并不是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神，恰恰相反，他们在哪里犯罪，就在哪里受到惩罚。只欺侮别人而自己不受惩罚，那是不可能的，这就是惩罚他们的证明。”

和山本一同从越南来的另外一位外国朋友告诉我：这些弹片之类的东西，都是山本在越南洞海、永灵地区，在美机的轰炸、扫射中，冒着危险，亲自拣来的，有一些弹片，在刚拣到手里的时候，还是滚热的。有的被打落的美机，还在燃烧着，他就爬了上去，把飞机残骸的铁片割了下来。他把这些东西看得非常重要。由于在旅途中，飞机航运行李不能超重太多，他就把许多别的东西，如自己带的衣物书籍以及朋友们送给他的礼品之类，大都转送给别人或者丢掉了不带，而这些弹片却牢牢地装在箱子里，一点都不肯丢掉。

听到这个情况，我才恍然大悟，同时也受到了很深的感动。我觉得这位满身都充满了火辣辣的感情山本，于其说是一位作家，还不如说是一个战士更合适。他的身上强烈地发散着一种革命战士的气质，战士的感情，战士的倔强劲儿。于是，我对山本的敬意，又增加了一层。

风尘仆仆，刚从越南来到北京，山本又开始了紧张的参观访问活动。本来，我们考虑到他在越南工作非常紧张，身体一定很疲倦，为了使它能够很好的休息一下，我们有意识地不给他安排过多的活动。每天休息半天，剩下的半天时间，到颐和园、北海、故宫、天坛等处游览。可是两天过去以后，他现出了非常不安的样子，甚至连饭都吃得很少了。每到吃饭的时候，他就难过地说：

“什么工作没做，吃这么好的饭，真是惭愧。”

我安慰他说：“你前一时期太累了，应该休息一下。”

“不累，我半点都不累，”他急忙分辩说。“我不需要休息。我到中国来不是为了休养和游玩的。我希望能够多看到一些中国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情形。因为这对我们是非常需要的。”

山本的话说得很直爽，很坦率，同时也很诚恳，很谦虚。我们听了，很感动，也很高兴。

我们接受了山本的要求，为他重新安排了活动内容。

这新的活动内容，全都是参观工厂、人民公社、革命历史博物馆，访问先进工作者，访问作家，举行座谈……活动的时问，也安排得相当紧，几乎每天都是三班，从清晨开始一直到深夜才结束。

这一来，山本高兴极了。简直像一个踏上了战场的战士似的，立刻精神焕发，神采飞扬，和前几天游颐和园时的那种不安的样子比起来，简直是判若两人了。

在参观访问中，他是那么认真，那么热情。而且兴趣又是那么广泛，那么浓厚。不论是在参观工厂、农村、各种展览会、革命博物馆，或者是在访问作家、举行座谈的时候，他都是非常认真地看，认真地听，不厌其详地提出问题，拼命地记着笔记。那股兴致勃勃、如饥似渴的劲儿，好像恨不能一下子就把他所要了解的东西全都记到自己笔记本子里，在北京那么短短几天之内，就记了那么厚的六大本笔记，他把这些笔记本子，统统用尼龙袋子装好，不让它沾上一点水渍和灰尘。

“嗨，那么宝贵。”我开玩笑地说。

“当然啦，”他严肃地回答。“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呢？这不是一般的笔记。而是一个取得了革命胜利的国家和一个伟大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指导思想的政党，从他们长期英勇的斗

争中，以无数的鲜血和生命，巨大的劳动和智慧所创造出来的经验和总结。难道，这不是最宝贵的东西吗？”接着，他就以十分兴奋的语调说：“我很高兴，这次到越南和中国来，使我看到学到了很多的东西。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多么好，多么令人兴奋的东西啊！”

他对我们各方面的成绩，都流露出强烈的喜悦之情。有时，活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眼睛里放射着异常明亮的光芒。他的心情，总是那么快活，那么舒畅。

但是，他也有苦恼的时候。

那是我们从北京乘飞机去上海的那一天。天气甚好，晴朗的天空中，一碧无垠，看不到半点云彩。飞机在六千多米的高空，从机舱的窗口望下去，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村庄城镇，都历历在目，十分清晰。黄河出现了，它像一条闪闪发光的带子，蜿蜒曲折地从黄褐色的鲁西南大平原上飘流过来，飘进了东北方向的碧蓝碧蓝的渤海湾里。泰山也出现了。它那青灰色的一座连一座的岗峦和山岭，宛如一堆堆一团团巍峨峻峭的青云，苍苍茫茫地铺展在我们的机翼下面。微山湖则像一面晶莹的镜子，在明朗的太阳下面，发着耀眼的银光。湖面上，白帆点点，渔船对对，在慢悠悠地飘荡着，飘荡着，更使得那壮丽的景色，平添了无限的诗意。

“啊，太美了。”山本从窗口上望着这壮丽的景色，兴奋地赞叹起来了。“太美了，这么壮丽的山河，真是‘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他大声地吟诵起毛主席的咏雪词来了。他吟咏得那么熟练，那么富有感情。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山本前面的另一位乘客，情不自禁地接了上去。

于是，飞机上活跃起来了。

吟咏着这激动人心的诗句，俯瞰那江山万里的壮丽景色，一种美妙的自豪的诗一般的感情，在人们的心头火辣辣地激荡着，使人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愉快和兴奋。但是，山本却突然在这活跃的气氛中变得沉默起来了。他的眼睛离开了窗口，把头埋进了手掌里面，陷入了默默的沉思中。

我以为他的身体有些不舒适。可是，他摇了摇头说：

“不，我有些难过。因为我想起了我们的国家。”接着，他叹了一口气，以一种沉重缓慢的语调说，“你们这里，江山是如此美好，天空是如此晴朗；可我们那里，却还是山河破碎，长夜漫漫哩！”说罢，他转过头去，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那雾气迷蒙的东方的长空，现出了无限悲愤的样子。

我深深地同情并理解山本的这种感情。作为一个无产阶级的革命作家，山本时时刻刻都在关怀着他那还在黑暗笼罩下的祖国和人民，时时刻刻都流露出那种怀国爱民的火热心肠。给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在上海参观少年宫的时候。

那一天，正是星期天，少年宫里的小朋友很多。平坦而宽敞的草坪上，广阔的大厅里，以及各种各样的活动室里，全都挤满了人。显得非常热闹。看到那座曾经是英国人的高大建筑上，飘扬着火一般的少先队的旗帜的时候，山本的脸上就现出了感动的神色。当他看到草坪上、大厅里，那么多戴红领巾的小朋友在尽情地跳着、笑着、做着各种文娱活动的时候，就更加兴奋起来了。他拿出了照像机，一个接一个地拍下了这些充满了欢乐的镜头。以后，我们走进了音乐小组的活动室。那里有八九个男女孩子在练习小提琴，他们全都是十三、四岁的样子，活泼而有礼貌。看到我们进来，一齐热烈地鼓掌，并且立

刻站好了队形，用音乐来表示对我们的欢迎。他们演奏的是《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

这是一支著名的日本歌曲，也是著名的世界革命歌曲之一。在日本，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工人阶级集会的时候，每当日本人民为争取民主、独立而进行各种示威游行的时候，他们都要唱这一支歌曲。在我们中国，在越南，亚洲、非洲以及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里，也都经常唱这支歌曲。这歌曲雄伟悲壮，高亢激昂，充满了烈火般的感情和钢铁般的力量。

我们要争取民族的独立，美丽的故乡啊，绝不能让敌人再把你毁灭成焦土，热情地强有力的旋律在回荡着。快拿出我们团结的力量，去把那些民族的敌人，疯狂的战争挑拨者，一起赶出去，赶出去。

听着这雄伟激昂的乐曲，我的心里涌起了一阵阵火辣辣的热流。我看看山本，他紧咬着嘴唇，眼睛一动不动地望着地下，一声不响，脸色非常严肃、激动。

《民族独立行动队之歌》的最后一个旋律消失之后，另一个充满愉快的坚定的旋律又响了起来，这是热情的小朋友为我们演奏的第二支曲子——《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
继承革命先辈的光荣传统
爱祖国，爱人民
鲜艳的红领巾飘扬在前胸

明快和谐的琴声在房间里回荡着，四面的墙壁都在发着悦耳的回音。

不怕困难，不怕敌人
顽强学习，坚决斗争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向着胜利勇敢前进

看样子，山本好像早已熟悉了这支歌曲。演奏一开始，他就显得非常激动。随着这热烈、坚定的旋律的进行，他的脸色激动得越发强烈了。突然，他弯下了身子，用力地低着头，双手紧紧地把手指缝里，泪水，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

演奏停止了。

一时间，室内突然显得异常的寂静。在这异常的寂静中，听到了山本的抽泣声。

空气突然显得紧张起来了。

小朋友们全都瞪大着惊讶的眼睛，望着山本。

山本站起身来，从口袋里掏出手帕，擦了擦眼泪，向着小朋友们点了点头，有些难为情地说：

“对不起，小朋友们。对不起，谢谢，谢谢。”

说罢，赶紧转过身去，大踏步地离开了音乐小组活动室。

这以后，他一直是在默默的沉思中。

领我们参观少年宫的工作同志，以询问的眼色望了望我。

我没有回答。

我理解山本的感情，因为我也同样的感到激动。他见我